



诗世界丛书

犁青的诗

Li qing De Shi

(香港)

犁青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27

44.3081
LQ
3

630362



C035470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犁青的诗/犁青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2

(诗世界丛书)

ISBN 7-02-002385-1

I. 犁… II. 犁…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48 号

责任编辑:莫文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4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3

199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9.60 元

A30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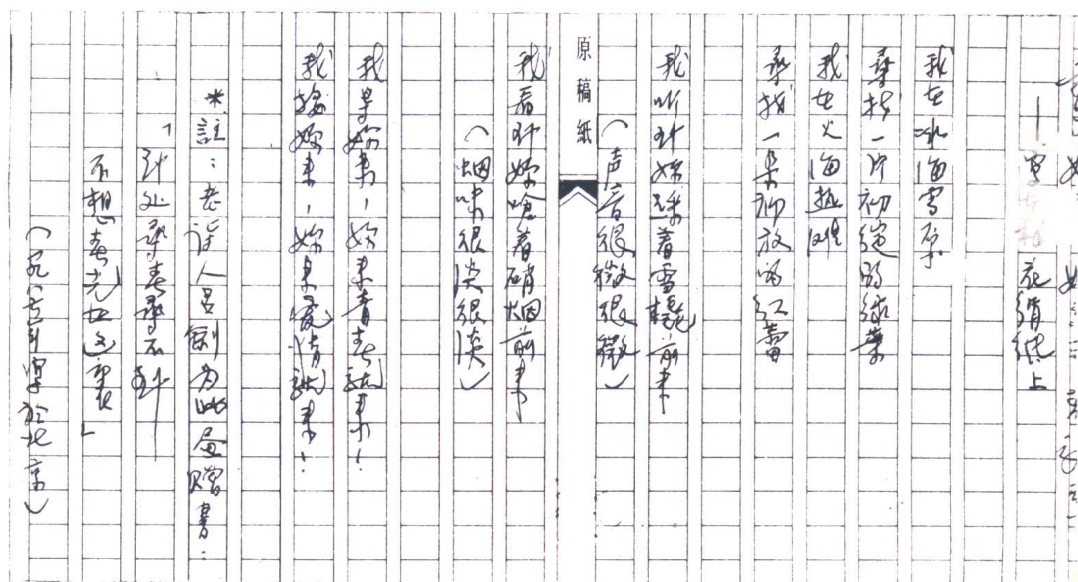


作者像



作者与卡桑合影

(刘登翰 摄)



作者手迹

朝晖与彩霞(自序)

——
当年初识时你还是一位少年，
如今再见时你却是富有春秋，
多少年花开花落何须多问，
治世之来正是你再度高歌时候。

——吕剑 1985年11月

我与吕剑老师离别三十八年后，于1985年重逢于香港。吕剑老师关切我的情况，他赠诗、赠剑、赠书、赠扇与我。之后，并督促我依诗的写作年月为序编本《犁青的诗》，由他推荐与出版社出版。

我是农村里出生的孩子。从幼童时起，我就喜爱上儿歌、童谣和山野中的山歌对唱；从十岁起，我帮助学校管理图书，接着，兼任报社的校对工作，因而我就喜欢新诗，就开始涂涂写写——我的稚嫩的“诗”。我写田野、青菜、山峰、锄头和老黄牛，也写油菜花、小蚂蚁、贝壳和花朵等“童话诗”。当时，我的诗的启蒙老师东方未明为我(笔名为：徐彦)编印和出版了《红花的故事》；同时，我开始为闽南五家报社写通讯稿，并大量投稿诗文。这更使

我日日夜夜为诗而痴、而狂了！这也使我养成了至今五十年来未曾停过的习惯：日里忙于读书和工作，夜间忙于写诗或在梦中写诗和讲诗。

静谧的乡村生活很快结束了。随着八年抗战结束，中国开始了镇压民主和平运动，发动内战的动荡岁月。中国南方——闽南一带，国民党政权加紧对农民的征税、征粮和抽壮丁等迫害，更对一些不满现状、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少年和革命战士进行监视、追捕和杀害。广大的农村迅速地由“民变区”走向“游击区”、根据地；中国的上海，变成了火红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第二个解放战场。在这段时日，我也投入时代的洪流。我由家乡古山村移居到县城、到同安、厦门、到上海和远渡至香港、广州和重返香港。这些日子，既充满紧张、欢悦的诗情，也是不安和危险的日日夜夜。我对这种不断易地而居的生活，虽投入匆匆，但日日夜夜的分分秒秒却充实异常。真的，战斗的一天胜过和平的一年！我仍不停地写诗。但是，诗是刀、矛和投枪。我写了反映中国南方农村由民变区走向游击区农民的斗争诗篇《瓜红时节》；和反映八年抗战的长诗《苦难的侨村》等。诗人原甸在《犁青尚在耕耘》一文中写道：

《瓜红时节》都是写在1949年前的作品。有写旧社会拉壮丁的惨剧；有写农村妇女在生活无告的苦况下集体自杀的惨事；有写地方上土豪劣绅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欺压；以及地主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然而，他写得更多的，则是受压迫者燃烧在心胸的复仇火焰和反抗的意志。在这些诗篇里，温柔敦厚的“诗情”是没有的，有的尽是一幅幅血淋淋的生活图画，有些甚至惨不忍睹。

诗评论家孙绍振教授在《少年犁青的风采》一文中评说：

犁青是一个有点早熟的孩子，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社会使命感上。今天，很难想象一个中学生会有那么多对社会不平的心灵的痛楚。

……夸张一点说，神童式的才气，犁青毫不吝啬地把他的才华献给社会正义和光明事业的追求。……他在本性上是个温和的人，但是在表达对社会不平的愤怒时，也时有少年的血气；……这是少年犁青性格的另一面，这么凌厉，这么锋芒毕露，又这么义无反顾。这和犁青至今仍然不改本色的犁青式敦厚的微笑形成有趣的反差，使得犁青式的单纯不至于显得单调……

在香港，我参加了文协的青年组织“文艺通讯”社、及“新诗歌”社等。1948年，我的叙事诗《翻身的夜》在香港文协文通的征文比赛中入选（刊于《新诗歌》杂志和文协文通的历史纪念文集《历史的轨迹》中）。

从1944至1948年，我在福建、上海直至离国前夕用徐彦、鲁茅、艾森华、李青、尼古拉等三十多个笔名在中国、菲律宾、印尼等地发表的诗有二百多首。由于动乱的社会、频繁的迁徙、旧政权的追捕和迫害，以及我使用的笔名有些已经忘记了，且我也未有成家成名的想法等，因而我的诗全部都散失了，至今能找回来的只有六十多首。这些诗，是我的“少年的牧歌”和“苦难的童话”（诗评论家熊国华语）。它是我的生命的朝晖，蓝天红彩，春意盎然；它也是我的生命的朝露，清新而脆弱。我把它收编在《山花初开》集子中。

二

五十年代，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赤道线上。

中国的解放震撼了世界。新社会、新气象、新人、新事的新讯息传遍全球。我在远离北京的群岛之国的异域他乡，也一样地沐浴着新的曙光。

我投入紧张和繁忙的工作中。但我与诗仍是幸福相随。愤

怒出诗、危困出诗、紧张繁忙或欢悦尽情也仍出诗。五十年代，我的诗向着两种领域开拓。一方面是：我的第一故乡——祖国新的面貌使我诗情奔放。我曾紧跟和注视中国解放战争形势包括其各战场、战役的发展，于1950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史纲要》（内文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两册。五十年代初期，我有幸参与迎接中国周恩来总理及刘少奇主席等首长访问印度尼西亚工作。我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扩大、尤以在亚非会议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人民中散发的青春魅力。我写了《旗，竖起来了！》、《欢呼长江大桥胜利通车》、《欢迎你！“Pembebasan”（指解放牌汽车）》、《中国花布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等诗。我在写及周总理的《独立大厦和淡满沙里别墅》一诗中写了：

.....

我恨不能成为大厦的一块地砖
让敬爱的总理踩上胸襟
我恨不能成为大厦的一张座椅
让敬爱的总理坐得舒舒适适

我恨不能成为别墅中的一面明镜
在夜宴时把总理的脸庞看清
我恨不能成为别墅草场中的一叶青草
让敬爱的总理散步时把我踩平

我恨不能成为大厦的墙垣瓦顶
时时卫护着敬爱的总理在室内斗争

我恨不能成为别墅中的门板或窗帘
日日看守着敬爱的总理在休息或睡眠……

1957年，我离国已经十年。浓烈的乡思，使我不能自己。但我无法丢下工作毅然回乡。我写了一大组诗：《我在家乡山水间飞翔》。这一方面的部分诗作，于1958年由广东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于《赤道线上的歌唱》诗集中。1959年，我被邀请回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在祖国大江南北遨游半年。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观察祖国一年的变化。我居留于北京的时间较多，我写了《到北京》、《走进人民大会堂》。我乘坐的是一团八人的一节专用列车，就在列车的卧铺上，我写下了《海外孤儿有了娘》、《在海边》、《初入国门》、《武汉诗草》、《北京的诗》、《北方的原野》、《幸福的时刻》等组诗。

另一方面：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南洋、赤道线上的生活动向，令我诗兴大作。我写了《我向你们招手》、《在勿加泗与加拉横驰骋》、《婆罗浮屠佛塔》、《王影娘》等诗篇；《孤山上》（广东方言诗）、《李金土》、《十八世纪的血与火》等叙事长诗；1957至1959年，我写了《赤道线上》诗集。其中包括《在印度尼西亚》、《节日的夜晚》、《致棕色兄弟的诗》、《芝榴连河的爱情》、《和平月组诗》、《友谊的吻》、《赤道线上的诗篇》、《翡翠带上的红白旗》、《红溪的血浪》等组诗。这些诗的内容，依广东《作品》编辑在《赤道线上的歌唱》一书的“内容介绍”一文中说：

这些诗歌，有的反映了东南亚华侨在海外的斗争生活，描绘了他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怀和向往；有的则抒发了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之间的和平友谊。这里有侨胞对社会主义祖国热情洋溢的歌唱，也有东南亚人民对殖民主义者充满敌忾的吼声。

1959年，我将《在赤道上》（均写于1957至1959年间）诗集

中的篇章诗稿带至北京。并将之请教于我心仪已久的老诗人田间。田间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评析诗文的长信,并将其中的一些诗发表或推荐至《蜜蜂》、《河北文学》等刊物。这段时间,我的诗也发表于祖国的《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月报》、《长江文艺》、《作品》、《北京文艺》、《萌芽》、《处女地》、《少年文艺》、《新港》、《热风》等,及香港的《文艺世纪》、《文艺》(文汇报副刊)等二十多种期刊上。这些诗因而有幸被保留下来。也就是现在能搜集到的约一百首写于1957至1959年的诗篇。其中有的被辑于三十年(1949—1979)《诗选》(《诗刊》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诗集》、及即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8 诗集》中。

三

六十年代开始,印度尼西亚政府执行了第十号总统法令。居住于县以下地区的华侨被强行逼迁,华侨丧失了合法居留的权利。这就引发了中国政府派船接侨事件。同时,印尼政府相继的实行了多项的有关经济上、文化上的“民族化”政策。外侨的社团、报社、学校被取缔。华侨社会动荡不安,遣侨、失业,风雨交加。华侨文化人面临生活和生存问题。只剩下少数的仍在挣扎求存的时生时灭的印尼华族籍民创办的华文报纸,华侨文学的历史阶段结束、印尼的少数民族——华族的华人文学的历史新一页开始了。我写了《为什么逼我们离开村庄》、《黑夜里发生的事情》、《接侨站的一个夜晚》、《接侨船——迎亲船》、《巴阿末到海滨送行》、《祖国》等诗。但是,很多诗无处可以发表!

六十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政权更迭,中国与印尼中断了外交关系。印尼采取了消灭华文的政策。我在《艰苦成长中的印

尼华文文学》一文中写道：

首先是：全印尼的华文书籍、图书馆，包括华人的个人藏书，作家的作品均于事件中及事件后全部焚烧干净，禁止任何地域的华文书报进口，严禁汉字在街头等公共场所出现，出入境的海关人员、邮政当局，均奉有检查部门的命令，禁止华文书报入口。被发现者没收，被认为含有政治作用者最高会被控以“颠覆”罪案。

印尼学者迪迪·乌多摩教授在《谈 1965 年以后的印尼华文文学》(原文为英文)一文中写道：

· 这引发了对华人的商店、学校和住宅进行暴力破坏的事件，此后一长段时间内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华人被鼓励更改为印尼姓名，禁止公开使用华名(如商店招牌、广告、电影片名等)，只剩下寺庙的华文名称未被除去。……连华语音乐磁带也需审查才可流传。……华人如在公共场所或印尼人面前使用华语者会被认为“突出”和特殊化，会感到孤独和不安。

我寄存在亲友处的华文书籍、我出版的书集、我剪存下来的诗稿等均付之一炬，或不知所向了。

我于 1956 年与卡桑结婚，1957 年男孩少彦出生，1960 年次女少颖、1964 年幺子晓东相继出世，我的生活已不再是“轻装”而是负载沉沉的了。我的文朋诗友、同事、学生，很多人也面临改业改行困难，前途迷茫；我也面临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需要寻找工作和出路。要改变知识分子“斯斯文文”、迂腐、“书生气”和高不成、低不就的性格和习惯。我在《千里风流一路情》的后记中写道：

夜深深，路茫茫。我转变为工作狂人，我养殖鱼虾，种植西瓜；我开采白瓷矿土，在小港船坞修整渔船；我在郊区办化学纤维、织布、印花、绣花、制衣等工业；我办塑胶工业、冰冻工厂、木、藤业；我绘图建屋，此外还经营地产。我由赤手空拳上阵直至建立起一个跨国的、成员

达万人以上的王国。1978年后,我又向陌生的尖端电子科学攀登,建立了生产液晶显示屏及多层印刷线路版工厂。在这段风风浪浪中,无论是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经济衰退,或是祖国的经济改革,侨居国政情、经济情况变化,还有香港的“九七”问题波荡……只要它们一打喷嚏,我就伤风、发热。感到危险难当。

由此,我浮想联翩,我写了一首小诗《蜂王和蜜蜂共和国》:

我是蜂王 也是蜂后

我国人口有三万多

工蜂最多

蜂 蜂 蜂 蜂 蜂

雄蜂最少

个个潇洒活泼

幼蜂——幼虫

这巢蠕动 那巢游走

众蜂听令:

你们吃饱了没有

工具带齐了没有?

飞 飞 飞 飞 飞

路人没有闲人

巢里没有闲口

不怨恨 不忌妒

不吹喇叭 不托大脚

亲亲密密

和和睦睦

我喝蜂王乳 我住金巢座
我薪俸最高 我臀脂最厚
但我一胎排卵几千颗
我奖赏最高 贡献最多

福 禄 寿 全归我
我是蜂王 也是蜂后

这段无诗的时日，祖国也陷入空前的浩劫中，祖国的诗也在哭泣。而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苦闷、失根、迷失的一群人在诗海中刮起阵阵“现代”晦涩和朦胧之风。诗，我的诗！我只能在心中写诗，在梦中写诗！我的歌声暗哑了近二十年！这是无辜的啊！朋友：你读完了我的“蜂王”诗后，你感到啼笑皆非、心酸楚么？

四

第一首歌

一股热蕴藏了很久、很久
很快、很快要迸射出火花
一句话埋在心底很深、很深
我很想、很想向她倾说……

.....

八十年代。我从远方走来，走向祖国。我有时一日飞过四个不同的国家、地区会客和工作。祖国：我除了会写蹩脚的诗以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1983年7月15日，我在新航飞港的机舱上随手拿张餐纸，迅速地写下《第一首歌——我们决定到深圳设立液晶显示器件厂》。从此，我开始了为《诗刊》、《浪潮》（花城出版社主编的我国第一份经济文学杂志）等写作《与中国改革者的合唱》（或名《起跑线上》）组诗，如《拆开这一堵堵墙》、《冬天，我飞去北方洽谈》、《哈尔滨之夜》、《我从远洋迢迢赶来报到》、《我咒骂你——838》、及1984年1月，我又是在新航航机上用餐纸、机票等迅速写成了的长诗《我和电子棋对弈》。

1984年，我和卡桑应邀回国到北京参加祖国三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又《走进人民大会堂》、又走上《红台》观礼。“回想1959年10月1日第一次的观礼，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共和国经历了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冲刷和洗礼，我们每一个共和国公民和魂系故土的海外游子，也都走过了崎岖坎坷、历尽艰辛的人生之路。”我写了《红台》一诗，其中的诗句：

踩太平洋的波涛来
乘大西洋的云彩来

他的路
滚滚波涛
陡峭的悬崖

她的路
风云闪闪

坎坷的障碍

两条路

延伸到天安门的红台

节日彩色的海洋

呼唤着对母亲的

亲昵和爱戴

红台见证了

他俩澎湃的爱情

汇入灿烂的大海

我心如潮涌、思绪万千。我愿意抛弃所有物质方面的纠缠，
定居香港、拥抱缪斯。我写了《踏浪归来》诗集，其开始为：

我追逐浪花 浪花

我追逐太阳 太阳

我追逐白云 白云

我踏浪归来——香港

1986至1987年，我兵分两路，其一，我写了《台湾诗情》（诗集）。我写了台湾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北方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陆地到海洋。其二，我写了《犁青山水》（诗集）。我写了《北疆履痕》、《北京的爱情》、《窈窕桂林》、《边城的美感》、《白藤湖速写》、《岭南诗笺》、《初访黄山》、《上海行》、《情留西湖》、《回乡诗草》及《西安一片云》等组诗。中国，我的完整的中国。它包

括了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中国，我《情深处》，我写遍全中国——《千里风流一路情》。我善良的心，尽写中国的美好。但是，我仍不时会写出诸如《故宫的门》、《租界》、一写二写《济公》、《惊看岳王庙奇冤》、《小脱星》之类的诗章。中国，何时我才能够写出《千里风流一路“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一直在追求中。我火热的心在燃烧，我希望星火燎原、理想实现。但是，我离开了近四十年的家乡——安溪，仍未脱掉“穷帽”。我仍写出了诸如《我寻找白云和清溪》以及《追求》之类的诗章。

哈哈镜

把我扭得弯弯、曲曲

我看、看得傻傻发笑

凹片镜

把我压得扁扁、圆圆

我笑、笑得像块面包

凸片镜

把我拉得细细、长长

我哭、哭得比笑还好

我追求、我奔跑

我不是在追自己

你——才是我的目标

我看到你了

你灿烂的笑